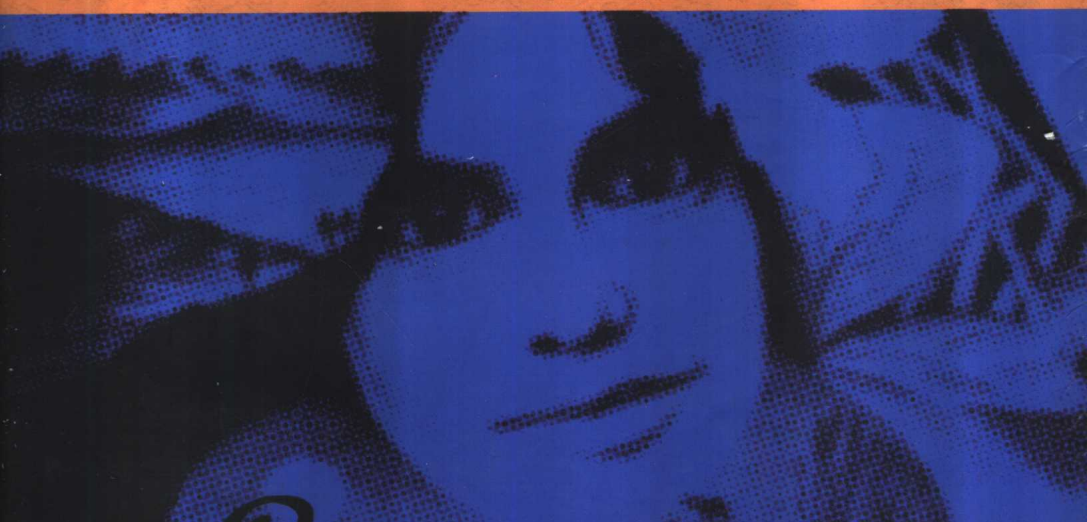


黑塞文集

张佩芬 王克澄等 译

黑塞小说散文选



Erzählung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rmann Hesse

ERZÄHLUNGEN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Suhrkamp 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6-027 号

黑塞小说散文选

[德]赫尔曼·黑塞 著

张佩芬 王克澄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125 字数 489,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7-5327-2200-7/1 • 1303

定价:39.90元

译 本 序

黑塞(1877—1962)出生在德国许瓦本地区小城卡尔夫一个传教士家庭,父母和外祖父母曾长期在印度传教,使黑塞自幼受到东西方不同思想文化的熏陶,如作家自己所描述:“这幢屋子里交错着许多世界的光芒。人们在这屋里祈祷和读《圣经》,研究和学习印度哲学,还演奏许多优美的音乐。这里有知道佛陀和老子的人,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度的客人,有外国的衣服和异国的香气,有皮和藤做的奇妙箱子。”这种世界性气氛对他一生都有重大影响。

黑塞禀赋优异,童稚年代便意识到了自己~~内向~~的诗明天性,说道“我很幸运,早在学生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学到对于生活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我熟悉我们的家园故土,熟悉那些鸡舍、树林、果园以及手工业作坊,我认识树木、鸟类和蝴蝶,我会唱歌,会吹口哨以及其他许多对于人生有价值的事情。……我从十三岁就明白自己要就是成为诗人,要就是什么都不是”。然而,不了解儿子的父亲却强制他学习神学,以致年方十五的黑塞违抗父亲意志逃离神学院而独立谋生,从一八九二年至一九〇四年,他一面在工厂当学徒工,在书店当小伙计等,一面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书籍,为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黑塞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成名作却是一九〇四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卡门青特》。同年，黑塞与钢琴家贝诺利结婚，并自城市移居农村。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九年是作家第一个创作丰收时期，重要作品有：小说《在轮下》、《今生今世》、《邻居们》、《弯路》、《克诺尔普》等，诗集《在途中》、《孤独者的音乐》等，散文集《印度之旅》等。黑塞的早期著作大都充盈着大自然的清香，显示出作者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联系，与之同时，这位喜爱孤独思索的自然之子却也早早发现，一切生物都在阳光下按照各自的生命规律活着，唯有人类却受自己所制定框架的约束，屈从于未必全都正确的种种条规，使用自己的笔进行反抗，以维护个人的价值，《在轮下》是突出的例子，而本集首篇《狼》则从狼的符合自然本质之美，写下了黑塞第一篇“狼”主题作品。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包括伟人，能够挣脱自己等级的局限和摆脱时代的烙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惊破了黑塞的田园梦，他又从农村走进城市，在瑞士伯尔尼从事战俘救济工作，但由于撰写反对战争的文章，导致“在自己祖国的报刊上被宣布为叛徒”。妻离子散的遭遇几乎使黑塞精神崩溃，迫使他的一切进行重新思考。作家独特的“通向内在之路”诞生于他试图越出西方文化范畴，让自己成为一个“扩展了的西方人”，成为“另一个我”的渴望，他说道：“一种作家的职业已经不是一种辅助道路，而几乎是一种目的”，“我已经成为作家，但是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春天，黑塞结束战事职务，孤身一人离开伯尔尼返回农村，后定居在瑞士，开始新的文学生涯。小说《德米安》、《席特哈尔塔》、《荒原狼》、《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等，论著《望入混沌》、《查拉图斯特拉的重归》、《观察集》等，散文与诗集《流浪》等都是这一创作阶段的重要作品。《荒原狼》用一个半人半狼文

学形象图解了一种本能与理性,兽性与人性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现象,是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文化环境的批评。然而,情况就像德国学者品图斯所分析:“一切都是自我透视,自我记述,对于自我所作的粉碎性解剖:绝非出于对分析解剖有兴趣,而是由于一种渴望,一种想让自己成为和谐的人的愿望;由于想寻找自己、最本质的自己的渴望。”《荒原狼》最终达到了康德名言的境界:“每一种破坏都是向高级生命的过渡”。黑塞另一部以印度为背景的《席特哈尔塔》则是他“进行试验,把我的信仰写成了一本小说”,“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类虔诚善行的共同之处”。小说主人公启程于婆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符合黑塞在《论老子》一文里的观点:“深信人类即使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分裂而互相陌生和敌视,却依旧具有发展共同理想目标的可能性”。

一九三一年冬,黑塞在独居多年后与交往已久的女友,犹太裔的艺术史家多宾结婚。三十年代初,希特勒在作家故土已露倒行逆施端倪,也许就是黑塞老年创作大都以寻求东西方综合途径为主要目标的原因。《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晚年的代表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玻璃球游戏》一书是作者对自己漫长一生所受精神痛苦进行沉思后的结晶。作品虽然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用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黑塞笔下,现代社会的病根在人性,而不在物质文明,因而不论是《东方之旅》,还是《玻璃球游戏》,其主人公都永恒处于启程状态,因为他们出发去寻找的是一种“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地理限制的人类灵魂的故乡和青春”。意味深长的是,《玻璃球游戏》的写作和希特勒的暴行几乎

同步，十二年后，黑塞最终赢得了胜利，第三帝国于一九四五年彻底灭亡，而《玻璃球游戏》则在一九四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黑塞一生都摇摆在现实生活和美学世界两个“相对极”之间，他一方面超越自己的文化，变成了一个“东方旅行者”，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坚守自己典型的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浪漫主义特征，依旧故我。有人说，《玻璃球游戏》所“寓含的既不是一种理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美学上的清静无为主义，而是致力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让两种古老的伟大思想互相亲近互相综合，让中国和欧洲，阴和阳，思想和行动，进取和默思获得和谐协调。”

在黑塞几近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未中断小型作品的撰写工作，本集所收的二十六篇小说、散文便包容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之作。第一篇《狼》和最后一篇《中断的课》写作时间跨度竟有四十五年，同为追溯往事，揉进时间差距后，更突现了作者个性特征。

黑塞早期短篇小说大都以出生地卡尔夫为背景，如同凯勒写了塞尔德维拉人，乔依斯写了都柏林人，黑塞则写了他称作“小世界”的卡尔夫人，也就是书里的“盖尔贝绍人”。本集便有六篇作品描写这个微型宇宙里的芸芸众生，《太阳屋纪事》、《小城之恋》、《婚约》、《拉迪德尔》、《汉斯·迪尔拉姆的学徒期》和《埃米尔·科尔布》。德国学者马克斯·海曼-纳塞曾精确概括这类小说道：“第一次大战前的德国小城风貌，它的紊乱无章，人各不同，它的并非毫无危险性，在这里获得了既细腻又严格真实的描绘。它确实就是当年那座丰饶的上帝的动物园。……人们，各各不同地在这里过着每个人无可更改独特命运所规定的并不紧张

的日常生活。它能够与结束于一场订婚的平凡幸福相协调，也能够与最终被捕入狱相协调，也同样能够与丧失内心平衡、甚至怀疑生存意义而产生绝望感相协调。因为这小世界里人们对天堂和地狱的要求，全然不比对自己地区里的山峰和水潭要求得更高更深，生活里的悲剧和喜剧总是无时无刻持续到处暗暗流动，闪烁出形形色色的微光，显示着永恒存在的意义、尊严和真实性，问题仅在是否有一个真诚的作家能够追踪到它们，并且懂得将之塑造成形。”

卡尔夫故事的另一部分作品是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或者散文，集子里收了七篇：《童年轶事》、《夏日之旅》、《拉丁语学校学生》、《第一次冒险》、《大蝴蝶》、《青春是美丽的》和《大旋风》，也许还应当包括主要情节发生在慕尼黑的《厌世》，全是作者对自己孩提年代、学生时代和学徒或小伙计生活的回忆，貌似平淡却十分感人，如同他同时代作家图柯尔斯基所说：“极少人能够写得像黑塞那样。他不仅能够描写出一个夏日黄昏和一次令人精神爽快的海水浴，描写出体力消耗后松弛的乏力感——做到这一点也许并不难。然而，他却能够做到让我们的内心也随之炽热、凉爽和乏力。”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总是在自然本能和传统行为规范之间动摇，黑塞曾对自己喜爱写童年回忆作过阐述：“人们对自己所遭逢的一切，唯有少年时代的感觉才是完全新鲜和清晰的，总能维持到十三岁，十四岁，却可以铭记整整一生。”从这些作品对青少年摇摆于自由与约束的心理描绘已可窥见作者日后许多重要作品，尤其是《玻璃球游戏》中“双极性”主题的发展轨迹。

本集其余几篇早期作品的内容则各不相同，它们表现出作家的多方面才能。《狼》记述的是一九〇〇年发生在瑞士尤拉山

区的一件真事，一只离群的狼被农民们追逐击毙了，这只独行野兽的美丽与不幸引发起同为孤独者的美学思想。《狼》导致的问题后来成为黑塞中年代表作《荒原狼》的主题，也是本集所收《荒原狼奇闻》的主题。《卡萨诺瓦的转变》和《罗伯特·阿吉翁》是两篇传奇色彩浓郁的小说，取材自作者阅读得很多，但并不熟谙其生活的意大利和印度素材，却与另一篇回忆一次演讲旅行的《文学晚会》写得同样细腻生动，同等程度地显示了黑塞式的谑而不虐的揶揄和幽默风格。《城市》是一篇寓言式散文，表露出作者对现代文明诸多裂痕的批评倾向。它阐述了黑塞的一种宇宙观，认为人类的生活应当“纳入人类与大自然、与全宇宙节奏一致的次序中”。

《欧洲人》和《童心》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黑塞尚居住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正在从事战俘救济工作。《欧洲人》用譬喻方式表达了作者探寻世界上不同民族共通之处的愿望：人类尽管存在种族、语言、文化等种种差异，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则相同；人类的一切精神努力无不具有内在一致性，一切精神工作者的目标也相同。《欧洲人》的主题几年后变形和发展为黑塞重要代表作《席特哈尔塔》。《童心》则又重返卡尔夫生活，用一个十一岁少年又偷窃又撒谎以致受尽内心折磨的故事，再度奏响了欲望和理性矛盾的忧伤乐曲，与以往同类作品的区别是揉进了对去世不久父亲的柔情。

从战时工作返回和平生活的第一年，黑塞以惊人速度写了大量作品，《克莱因与瓦格纳》以及《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便完成于同一个夏天，两者都具有虚拟精神自传性质，都用正反面或者朋友之间互相补充的方法来刻划同一个人物个性的分歧以

及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克莱因与瓦格纳》塑造了一幅二元化的人物画像；一个是实际的个人主义自我，另一个则是超越个人的人性自我。在克莱因普通日常生活旁边总流逝着瓦格纳的精神层次生活。克莱因喜欢苟且偷生，瓦格纳则总是趋向肉体灭亡。二元化克莱因是后来《荒原狼》哈勒尔的雏形。《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则用一对朋友形象描述这种双极化现象。一些德国评论者认为画家克林格梭尔原型为梵高，而他的朋友诗人海尔曼是作家的揶揄自画像，天才画家克林格梭尔宁愿为艺术而濒于灵魂四分五裂的疯狂状态，也不愿意活在没有高峰也没有深渊的平坦境界，而诗人海尔曼则安于平凡的世俗现实。这两篇作品和《童心》后来都收入了黑塞以《通向内在之路》为题自选的专集里，序言中提到他汲取和运用中国古代思想智慧使之变成西方思想的情况，《克莱因与瓦格纳》里出现中国思想，《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里出现李白和杜甫也就并非偶然了。

本集最后三篇中的《南方的陌生城市》和《荒原狼奇闻》写于希特勒上台前人们热衷于讨论德意志精神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南方的陌生城市》和《城市》主题相同，是描写现代文明裂痕的姐妹篇，黑塞早在二十年代便批评现代城市模式的千篇一律性，目光之敏锐令人惊讶。《荒原狼奇闻》写于《荒原狼》问世一年之后，叙述了半人半狼哈勒尔与现实社会的艰难相处关系，一方面揭示出客观现实对人类个性和创造力的压制，另一方面则为无奈的自我讥讽。这里用得上法国作家纪德论《通向内在之路》时评价黑塞的一段话：“黑塞具有一切我认为最珍贵的艺术特质：把优美性和深刻性，艺术规则和创造性如此罕见地巧妙联结在一起。他有嘲笑自己的能力，他不尖刻挖苦和冷嘲热讽，而是保持距离的快活的讽刺。”

《中断的课时》是本集所收唯一写于三十年代后晚年隐居生活时期之作，一篇七十一岁老人的童年回忆。故事开始处奉师命离开沉闷教室的喜悦和结尾处对师命的怀疑和自责，种种孩提时代的感受，丝毫未因悠长岁月的冲淡而退色，作者的天赋禀性也就跃然纸上。

黑塞一生博览群书，曾写过许多论读书的文章，他有两句话恰恰适合这本选集，也以此来结束本文吧。“对于一个善于读书的人来说，阅读一本好书，好似去结识一个陌生人的品性和思想方式，试着去了解他，让他成为自己的朋友”。“真正的文学是一定有读者的，因为它们包容了人间的基本真理和真相，尽管时代业已流逝”。

张佩芬

目 录

译本序·····	1
狼·····	1
童年轶事·····	6
桑榆晚景 ·····	26
大理石的传说 ·····	74
七月·····	107
拉丁语学校学生·····	153
艳遇·····	191
卡萨诺瓦的转变·····	197
厌世·····	226
青春是美丽的·····	251
婚约·····	293
拉迪德尔·····	312
汉斯·迪尔拉姆的学徒期·····	360
城市·····	388
埃米尔·科尔布·····	395
大蝴蝶·····	425
罗伯特·阿吉翁·····	433

大旋风·····	467
文学晚会·····	484
欧洲人·····	493
小孩的心思·····	502
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	534
克莱因与瓦格纳·····	592
南方的一座外国城市·····	670
郊狼·····	675
中断的课时·····	682

狼

裴胜利 译

在法兰西的荒芜之地，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如此冷峭和漫长的冬天。几个星期来，气候寒冷，空气清新，人们的皮肤都皴裂了。白天，在耀眼的蓝天下，茫茫积雪一望无尽；夜间，月亮在积雪上掠过，这是一轮寒气袭人、透着银色光芒的月亮，它显得皎洁而又娇小；它那强烈的光亮照射在雪地上，从而又变得昏暗模糊，看上去如同霜冻一般。人们不再外出，尤其是不再上山；他们懒散地呆在村落里，咒诅着老天；到了晚上，村落里烟雾袅袅，红红的窗户映衬着昏暗的月光，使它显得更加暗淡，随后这一景象便消失不见了。

这时期对这一带的动物来说，是一段悲惨的日子。弱小的动物大量地冻死了，就连一些鸟儿也纷纷死于这场严寒，他们那骨瘦如柴的尸体则成了苍鹰和狼的美食。可是，就连这些动物也要倍受严寒和饥饿的煎熬。这期间，只有很少几个狼的家族仍在那个地方生活着，眼前的困难促使他们紧密在联合在一起。白天，他们单独外出。其中有一头雄狼，他在雪地里四处溜达徜徉，他那瘦小的身躯，饥饿的肚子，警惕的目光，无声的脚步以及胆怯的神色，活像一个幽灵在游荡。他那细长的影子伴随着他在平展的雪地上掠过。他用他那尖尖的鼻子在微风中拚命嗅闻着，希

望能发现什么异味；他又发出一声无奈而又痛苦的干嚎。到了晚上，这些狼倾巢而出，他们将村庄团团围住，同时发出沙哑的嚎叫声。不过村子里的家禽和牲口都得到了妥善的看管；而且，在紧密的百叶窗后面，猎枪也都已上了膛。难得有一只猎物落入他们之口，这大概是一只向他们冲去的小狗，此时狼群中也会有两只狼被击毙。

寒冬仍在延续着。此时，狼们常常只好静静地躺在洞中，他们靠互相依偎着来取暖。在这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他们惴惴不安地竖起耳朵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一旦他们中间某个同伴被这严酷的饥饿痛苦地折磨而死时，他们便一跃而起，蜂拥着扑上去，一边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然后，他们又将自己的嘴脸对准其他伙伴，一边颤抖一边发出可怕的、咄咄逼人的哀嚎。

终于，群狼中的一小部分做出了决定，他们要外出去寻找食物。于是，天一亮他们便走出了洞穴。他们聚集在一起，先是在凛冽的寒风中紧张而又猛烈地嗅了嗅周围的气味；然后便迈着均匀而又快疾的步子从那儿跑开了。留下来的狼瞪着各自又大又呆滞的眼睛目送他们远去，其中有二十来头赶紧放开脚步也跟了上去，其余的则仍犹豫不决、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随后便慢腾腾地走回到他们那空荡荡的洞穴里去了。

这些外出的狼，在中午时分便分道扬镳。他们中的三头朝奥地利的朱辣山脉跑去，其他伙伴则径直朝南行进。这三头狼原本都是相貌堂堂、身体强壮的动物，可是现在却明显地消瘦了许多。他们那呈浅色收缩起来的肚子已经像一根皮带那样，变得又细又长，腹部的肋骨一根根地凸出来，清晰可见，嘴是干巴巴的，眼睛则瞪得老大，透出一种绝望的神色。他们三个朝朱辣山脉深处走去；第二天他们抢到了一只山羊，第三天上偷袭到了一条狗

和一匹小马驹，同时也招来了各方愤怒的乡下人的追击。面对这几个不寻常的入侵者，一种惶恐和惧怕的感觉在一些富裕的乡镇地区不胫而走；邮政雪橇纷纷武装起来了，人们走村穿巷也都枪不离身刀不离手。再说这三个畜生，来到这一陌生的地方找到如此美味的猎物，心里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害怕；他们变得比在家里要胆大许多，居然在大白天都敢闯入奶牛场的棚圈。于是，奶牛的哞叫声，木栅栏噼噼啪啪的断裂声，嗒嗒嗒的牛蹄声以及那急促的喘息声，响彻了整个狭小暖和的房间。可是这次人们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农民们勇气大增，对这几头狼大大地犒赏了一顿。其中两头当场毙命：一头是让子弹从脖颈上穿行而过，另一头则是被斧头一下子砍倒了。第三头总算逃掉了，他拚命地跑，直到跑得精疲力竭，摔倒在雪地里。他是这几头狼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头；他是一只浑身充满力量、机灵敏捷的骄傲的动物。他喘着粗气，在雪地里躺了很久；他眼前像是有只血红的圆圈在旋转；期间他还不时发出尖利而又痛苦的呻吟声，因为曾有一柄斧头朝他投来，正好击中他的背部。然而，他休息了一下，又重新站起来了。他这才发现，他已跑了很远。这地方连个人影或房屋的影子都看不到，眼前是一座覆盖着积雪的大山。这是沙瑟拉尔山。他决定从它面前绕过去。这时他觉得干渴得要命；他从雪地的表层中寻找一些冻得发硬的细小食物来充饥。

在山脉的那一边，他很快便看见了一个村庄。此时已是傍晚时分。他在一个冷杉树树林里等待着。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围着院子的篱笆打转；他闻到了暖融融的牲口圈舍里的那股味儿。在大街上他一个人都没有碰到。他眯起眼睛胆怯而又贪婪地透过缝隙朝屋子里张望。突然一声枪响。他猛的抬起头来，拔腿便跑；这时第二声枪声也正好响了。他被击中了，他那白色的腹部一侧

布满了血，那浓浓的鲜血仍在汨汨地往外流。尽管如此，他仍然大步跳跃着，成功地逃脱了，并且逃到了山那一边的山林中。在那里他警惕地等待了一会儿，听到两边有动静和脚步声。他恐惧不安地沿着山体朝山上望去。这山十分陡峭，布满了树木，登上是相当艰难的。然而，他没有任何选择。他气喘吁吁地沿着那陡峭的悬崖往上攀登，与此同时下面传来一片叽里呱啦的咒骂声和发号施令声；山脚周围是一片提灯的灯光。这头受了伤的狼浑身颤抖着爬过昏暗的冷杉树树林；这时候他那腹部仍在慢慢地流淌着褐色的血。

寒冷已有所减弱。西边的天空看上去阴沉沉的，这预示着一场大雪将要来临。

这头精疲力竭的狼终于到达了山顶。此刻，他站在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厚厚的积雪上，那儿离克罗辛山口相当近，大大高于那个他所逃离的村庄。他并没有觉得饿，不过仍为那隐隐作痛的伤口所困扰，从他那耷拉着舌头的嘴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带有病态的叫声，他的心脏在痛苦而又沉重地跳动着；他觉得死神的手像一副无法形容的沉重的担子似的，已经压在了他的身上。一棵单独耸立着的树叶茂盛的冷杉树将他吸引了过去；他在那儿坐下，两眼沮丧地凝视着一片皑皑积雪的灰白的夜色。半个时辰过去了。这时候，一道淡红色的光射在雪地上，显得十分异常和柔和。这头狼呻吟着站起来，将他那漂亮的头转向那有光亮的地方。那是月亮，它正从东南方冉冉升起；它非常大，而且是血红血红的。它慢慢地爬到了阴沉沉的天际上面；许多星期以来，它还从没有这么红这么大过。这个濒临死亡的动物的眼睛死死地盯在那轮黯淡的月盘上；他又呼噜噜地发出一阵虚弱痛苦的嚎叫，这声音在这种夜晚听去也显得十分轻微。

这时候灯光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那些穿着厚厚大衣的农夫，裹着厚实的绑腿、头戴皮帽子的猎人和青年小伙子，正一个个从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他们很快便发现了这头快要完蛋的狼。他们欢呼雀跃，其中有两个人扣动了扳机，而且两发两中。这时他们才发现，这头狼躺在那里已经死了；他们又给了他一顿棍棒，可是他已经没有知觉了。

他们将这头狼肢解了，扛着他的肢体朝圣伊默曼尔走去了。他们谈笑风生，调侃吹牛；他们快活得喝烈酒，喝咖啡；他们唱歌，他们诅咒。无人发现被修剪过的森林的美，也无人发现高山的光彩，更无人发现高高挂在沙瑟拉尔山脉之上的那红红的月亮，以及从他们的枪管，从雪的结晶和那被击毙的狼的眼睛里折射出来的微弱的月光。

(1902/1903)